

美丽清港

□俞敏明 文/摄



泛红，景色尽染，与松杉翠竹互动，红绿相间点缀湖面；冬季，零星的梅树，映着湖面傲放雪花，孤芳自赏。清港之景，未经雕琢和人工修饰，却别有风味。

那一年清明时节，在外定居的姑妈回乡探亲。天气晴好，我借村民用作水库渔捞的一扁小舟，邀她游览自然之美，便在平静的水面划出一条细细的水纹。不经意间，惊动了野鸭和水鸟，扑棱棱划行躲避，与水库两边桃红李白的景观相映成趣。在岸边的一块小高地里，林业队种有凤尾竹（俗称青皮竹），在春夏丰水期，湖水会淹过高地，可使小船在竹林中穿行，这又成了湖面一景。姑妈经常走南闯北，游览祖国大好河山，但还是被这样的山水所震撼：“美景！美景！踏遍河山不如清港！”我想，除了风景，其中也有一份老人家对家乡的眷恋和情愫。

沿着库区内溪水流经的小径，踩着石条和鹅卵石铺就的山路拾级而上，可以直抵山顶，那是六横中部地区的一个制高点，称作后山岗。站在山上往东看，为小北港，又称条帚门水道，货船穿梭，展现一派繁荣景象；往西看，与象山隔海相望，是六横西南部渔农民传统张网、溜网等小作业渔场，机声隆隆，船影点点，沿岸拥有一批滩涂。在后山岗，宜于观看日出和夕阳。

清港的山，满坡植被，枝叶葳蕤，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显得格外醒目。曾记得，在我们的孩提时代，清港山上长满了野果子。有“黑饭”（类似于蓝莓）、“山脚甜”、野柿子，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野生果子可摘，那时的村童结伴满山跑，尽情宣泄和传递纯真童趣。山上长有名贵兰花，村民在砍柴时会采摘夹于耳边，下山路上一路芬芳。在秋季的松树地上，逢雨会

长出真菌“茅草草”，形似平菇，那是绝好的天然食材。在水库和河流，有野生甲鱼、河鳗、黑鱼、鲫鱼、黄鳝、河虾，还有淡水鲈鱼、鳊鱼。秋风急，钓线直，村童和老翁延线或垂钓，总有收获。

一方山水养一方人。在农耕为主要的时代，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，使清港人少了果腹和柴禾之忧。有空闲时间，可以在雨天或夜间看些书籍，从中学些道理。有的村民爱好器乐，不时会从门缝里钻出丝竹之音。诚实、内敛、孝顺、友善、崇学、勤劳成为绝大多数清港人的内在素质和表现。

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”清时六横相继产生21名秀才，其中出自清港的就有8位。清港人尊师重教，因此有人选择职业为教书育人，就有许多俞老师、黄老师、林老师。曾经在村居居住或任教的邱老师、张老师、刘老师、李老师、虞老师、应老师等因敬业和师德受到村民爱戴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时段，六横中学、蛟头中学、双塘中学、礁潭中学的校长均为清港人。鼎盛时期，从事教育的清港人，其师资足以办一所从小学到高中的学校。

村里有一前辈，上世纪五十年代因故大学辍学，回村后孑然一身，除了农作，业余时间孜孜以求求证“1+1=2”，村民误认读书读傻了，直到陈景润先生事迹报道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，望着其在攀登科学高峰上孤独身影肃然起敬。

清港人以勤劳和智慧经营着美好人生，建设着美丽乡村。仁者爱山，智者乐水。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，相信清港山水会更加美丽！

烘炉取暖

□秦钦儿

天寒地冻的季节，对于农村孩子来说，烘炉带来的欢乐可不是一点点——温热的炭灰里，埋着一天的惦念：或是两颗板栗，或是一把花生，或是几粒蚕豆，或是几片红薯干。整个冬天，一只烘炉温暖了许多人的童年。

那个时候的冬天是真冷。清晨，鸡叫三遍，屋顶的瓦片上结着厚厚的霜，各家各户的烟囱开始冒烟，木柴在灶下烧得旺旺的。心疼孩子的母亲一早就在准备烘炉，一边往灶膛里添木柴，一边挑没烧透的炭钻进烘炉，上面再均匀地盖一层草木灰，拎去学校不会很快燃尽。孩子们踩着嘎吱嘎吱的冰碴子上学，口袋里揣着各种“打牙祭”的玩意儿，盘算着先烤点啥，等会和谁交换点啥。这样想着，心里充满期待，便也不觉得冷了。

教室的窗户玻璃缺了几块，用塑料布钉着，风一吹哗啦啦响。所有的小手伸出来都是肿的，像鼓发的红馒头；冻疮生得厉害的，像冻过头的柿子，通红发亮的薄皮裂开了，直往外渗水。在烘炉面前，冻疮算个啥。烘炉有捂在怀里的，有夹在两腿间的，也有直接搁在脚下烘靴袜的。孩子们一走进教室，教室就成了最暖和的地方——三十几只烘炉同时散发着热气，混杂着柴炭的烟火气、烤食物的焦香味，还有棉靴烘热后特有的汗味，一时难以名

状。老师在讲台上领读，下面响起齐声的跟读，中间夹杂着窸窸窣窣的动静。突然，老师停住了：“王二毛，你站起来！”全班目光转向王二毛。只见王二毛的课桌底下，袅袅腾起一线青烟，这家伙好似要得道升仙了。他的烘炉终是没有逃脱被没收的命运。按照老师的指令，他磨蹭着把烘炉送到黑板前，然后蹭到教室最后面，转过身去，把自己乖乖贴在墙上。冰凉的墙皮贴着他的额头，还能听见板栗在炭火里绝望的爆裂声。同学们继续跟着老师朗读，任那只孤零零的烘炉在讲台前冒着青烟。终于，下课铃响了。老师前脚刚走，罚站墙壁的烘炉主人箭一样冲向讲台，扒开炭灰——可怜他那埋在烘炉里的板栗和花生，早已化为了炭灰。

新豆烤着吃最香。这是爷爷说的。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，爷爷就早早起来，穿着厚重的棉袄，围着油腻发亮的围裙，搬把小竹椅坐在屋檐下。围裙底下的烘炉是用了十几年的老物件，陶土烧得乌黑发亮，提手上的布条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圆墩墩的炉壁烧裂后用铁丝箍紧着。爷爷不急不缓地揭开炉盖，用火钳拨开表层的灰，昨夜的余炭还透着暗红。他从墙角的竹筐里夹出几块新炭，小心地架在上面。做完这些，他又从怀里摸出一把小小的铝壶——那是他年轻时在供销社买的，如今壶身早已坑

坑洼洼，壶嘴也歪了。拔开软木塞，一股浓郁的高粱酒香飘了出来。爷爷把酒壶搁在烘炉的炭火上，慢慢温着。温得差不多了，壶身微微烫手。爷爷对着壶嘴呷一小口，热酒从喉咙一直钻到胃里，整个身子都舒展开来。他又把两粒烤熟的豆子扔到嘴里，他的嘴已经豁了牙，豆子往往要咀嚼半天。

屋檐下的冰凌开始滴滴答答化了，院墙外的阳光更亮堂了些。村里其他的老人这时也陆续出来了。老人们聚在一起，人人手里一只烘炉，炭火映着一张张布满皱纹的脸。他们坐到太阳底下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。他们聊起年轻那会儿，冬天修水库，冰天雪地里一干就是一整天。收工后，几十号人围着大火堆，用搪瓷缸温酒喝。那时的酒烈，一口下去，冻僵的手指头都能慢慢恢复知觉。这些一辈子没离开过这片土地的人们，在这样的冬日里，一起回顾着他们的青春岁月，企图让时光慢下来。

岁月就像炉火，炭会烧成灰，灰会被倒掉，但烘炉还在，提烘炉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。炉火带来的暖意，从他们的童年传到暮年，绵绵不绝。

有些温暖，也像那炉炭火，表面上盖着灰，灰烬之下，在记忆里明明灭灭；某个时刻轻轻拨开，再次照亮整个人生的冬天。

大海（外一首）

□俞跃辉

大海是可以原谅的
也是最好的风景

它这样绸缎般地延伸——
延伸，一眼望不到的蓝
陡然掀起波澜
吞没想吞没的一切，乃至时空
这是最好的风景吗

某夜，大海召集所有欲哭无泪的人
尽情拨弄潮水的琴弦
这是它的专场演奏吗
由平和到凶险，由低缓到铿锵
有时让你飞跃几千里

眼睛看到的，耳朵听到的
也许都不值得一提

船泊在码头，静默着
随即如离弦之箭射出
我们未必懂得海，但深入
便能触到它的脾性
我们在大海的怀抱里摔尽了跟头

或许我们从未懂得爱和善良
但若躬身穿过生命的大海
有些真谛自会揭晓

行走在贵州

□薛晓波

笙，唱着苗歌来敬酒，歌声里满是尊重。寨子广场上的原生态歌舞表演最是热闹。本寨苗族群众演绎的长桌宴习俗、树叶绝技和古老歌谣，都藏着先祖的印记。苗族文化里的细节更显得有趣，他们称美女为“钉子”，大美女便是“好大一棵钉子”，帅哥则是“钳子”；但也有忌讳，比如不能叫人“老大”——因旧时试婚制下，“老大”生父难辨，在家中地位较低，这一习俗至今影响着称呼习惯。

明代活化石——天龙屯堡

想触摸几百年前的生活痕迹，天龙屯堡古镇给了我答案。六百年前，朱元璋调遣江浙汉族士兵驻扎于此，他们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，将明代文化完整保留至今，成为鲜活的历史标本。

屯堡人的语言带着军人的阳刚，舌头卷、发音急，据说这就是明代官话。称呼更是特别：未婚女子叫“小娘娘”，已婚叫“大娘娘”，有孙辈的称“老娘娘”；男子则对应“小爷爷”“大爷爷”“老爷爷”，竟和上海话不谋而合。我们玩笑间起离婚者的称呼，却把当地人难住了——这里嫁娶便是一生，离婚极为罕见。

屯堡妇女的“凤阳汉装”传承自马皇后，青蓝色宽袍窄袖，被俗语生动概括：“头上一个罩罩，耳上两个吊吊，腰上两个扫扫，脚上两个翘翘。”“罩罩”是“三络头”，已婚妇女包白帕，是当年为出征丈夫戴“活孝”的遗存，如今象征白头偕老；“扫扫”是六尺青丝带，男子摸了便是求爱信号；“翘翘”花鞋的鞋尖倒勾藏着利器，是战乱时的自卫工具。

整个屯堡是“石头的世界”，城墙、碉堡、民居甚至瓦片都是石头所制。石巷纵横交错，民居后门相通，战时关上巷门便可“关门

打狗”。如今走在古镇，能看见穿明装的“老娘娘”晒太阳绣花，“老爷爷”抽旱烟，银饰店的姑娘旁若无人地梳辫子。最暖的是茶驿站，“大娘娘”全天供应免费土茶，姜香茶汤下肚，旅途疲惫便消散大半。

岁月静好——镇远古镇

相较于丽江的喧闹，镇远古镇藏在舞阳河畔，透着宁静。刚进古镇，磨得光滑的石台阶、脱漆的木板房和清冽的河水，都让人倍感亲切。这里曾是客商云集之地，“六个牌坊”的俚语记录着过往繁华：头牌“一枝花”住着美女，二牌“赛过她”官商云集，三牌“油炸粑”是美食地，四牌“珍宝店”藏着金银，五牌“拴马桩”供旅人休憩，六牌“豆腐渣”聚着三教九流。

“九山抱一城，一水分府卫”的镇远，被称作“东方威尼斯”。众多文人曾在此驻足，林则徐用“两山夹溪溪水恶，一径秋烟凿山脚”惊叹其地势神奇；夜郎国的故事、《儒林外史》的篇章，都与这里有关。

青龙洞是必去之地，这座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建筑群，贴壁凌空建在悬崖上，“吊”“嵌”“筑”等工艺造就了楼阁洞天。站在这里俯瞰古镇，青瓦连绵，每一个角度都是水墨画卷。镇远的夜景更是惊艳。夜幕降临，吊脚楼的灯笼、青龙洞的灯带次第亮起，倒映在河水中随波荡漾。白天，我坐在河畔喝茶，看青山绿水放空思绪；夜晚，临窗听水声、望星月，惬意无比。

行走在贵州，像穿越了时光隧道。苗寨的银饰叮当，屯堡的石巷茶香、镇远的河光夜色，每一处风景都沉淀着历史，每一份温暖都直击人心。这段旅程，不仅是山水之赏，更是人文之遇，早已成为我心中难忘的记忆。

古城灯光造型

状元郎攀着墙头托腮沉思，
小猫在城门上神气活现。
凤冠霞帔中，走进打卡的你。

鱼戏莲叶，游进了文笔峰下的水池。
财神笑呵呵：“指定发财！”——句现代咒语。
小哥舞动长龙，骏马与祥云、灯笼飞腾，
这灵动的光，把古城扮成了写意的剧。

人们在此驻足，生出些新的遐想，
恍惚站在一个路口——
左边是古，右边是今；
脚下是实，头顶是虚。
抑或反转过来。

印象贵州

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二尺平，人无三分银”，这句俗语我早有耳闻，直到双脚踏上贵州的土地，才读懂它背后的深意。车窗外，喀斯特地貌造就的群山如天然盆景，裸露的岩石形态各异；苗族吊脚楼像绿海中的星辰，三层结构藏着生存智慧——一层养牲畜，二层住人，三层存谷物，既防野兽又隔湿气。

如今的贵州正用公路打破闭塞。而满山葱郁，藏着少数民族的树崇拜：孩子出生植下希望，老人离世栽下思念，树葬传统让生态在代代坚守中愈发向好。

民俗记忆——西江千户苗寨

刚到千户苗寨村口，几位老人便吸引了我的目光。男人们长衫飘飘，女人们头戴红花，粗布蓝衣上的银饰随动作轻响，神态悠然。我起初以为是表演，走进寨子才发现，这便是苗民的日常，不禁为自己的主观臆断失笑。

苗族女子的美颠覆了我的认知。她们即便在田间劳作也会抹上胭脂，戴上头饰，年迈老妪的皱纹里都透着灿烂。身材匀称，肤色白皙的她们，配上绣工精美的服饰，更添独特韵味。穿寨而过的白水河清澈见底，拦水坝溅起的水珠在阳光下闪光，廊桥里游客穿着苗服拍照，河岸边艺术生架着画架写生，自然与人文在此交融。

建在陡坡上的吊脚楼一幢挨着一幢，远看竟有布达拉宫般的气势。因土地金贵，他们开垦出层层梯田，清晨或傍晚，炊烟穿透薄雾，整座寨子便如仙境般灵动。他们的热情更让人心暖，我在小饭店花五十元用餐，店家竟吹着芦